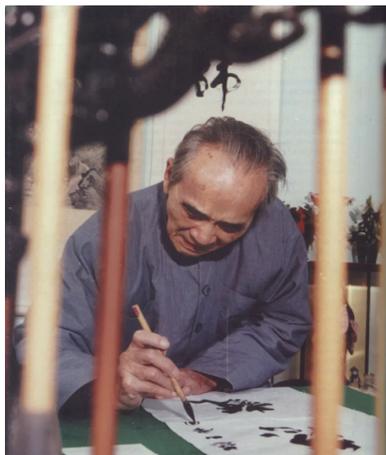


梁披云和薛超颖的笔墨缘(上)

薛元明



梁披云



浏览古人法帖，常常能在款字中读到诸如“呵冻试笔”或“临池消暑”等类似字词，可见成功大不易。书家“闭门造车”，以临摹为日课，不论寒暑，力戒间断。在旁观者看来，自是苦不堪言，就书家本身来说，却能够有一种难掩的快乐。人生不论做任何事，都要有一个“趣”字蕴含其中。如若没有，则很难持久。

近日读到既是同宗又是同道亦属忘年交的薛超颖（笔名薛隼、湖畔老隼）所藏的一件梁披云先生的墨宝，真乃快事也。此作为梁公返乡游武夷山之自作诗《武夷得句》，诗云：

“山水共夸天下奇，风姿如画更如诗。浮岚积翠何从写，最是乍晴乍雨时。”

梁老与超颖先生乃泉州同乡，亦是忘年之交。梁老这件作品，洋溢着欢快的诗情、乡思与友情，弥足珍贵。

武夷山天下闻名。身居闹市久了，心神倦怠，置身山林，可以亲近自然，宽和从容。超颖先生告诉我，此后数年，梁老又有诸多馈赠，人书俱老，不拘绳墨，静观自得，常有所获。

现今很多的书法创作，属于应酬甚至任务，少了彼此之间的情谊，也少了作品后面的故事，自然也就少了趣味。超颖先生一直在香港工作，往来于京、港、闽三地，兼作家、收藏家、书法家于一身。梁老与超颖先生乃泉州老乡。这件作品，颇显珍贵，寄托了乡情、友情、诗情。

读之良久，不禁想到书法圈不时一阵风、一阵雨，一会不想抄古诗，一会要自作诗，无所适从。古诗是抄不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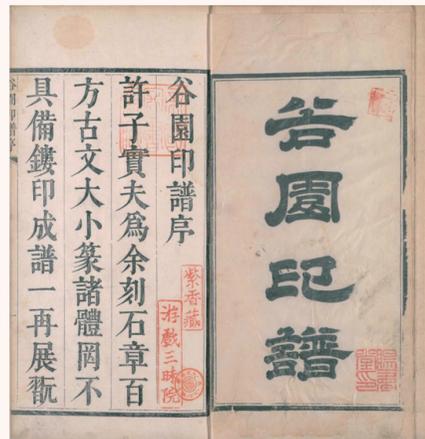
的，单单《全唐诗》共数万首，历朝历代加起来就更多了，但多数书法家笔下都是“春眠不觉晓”和“白日依山尽”之类，反复应酬，确实让人厌烦，明显属于修养不够。提倡自作诗词，出发点不错，但因为学养不够，无病呻吟，以至于装疯卖傻，不忍卒读，为赋新诗强说愁，甚至病句连篇者比比皆是，流毒匪浅，败坏文风，却也拿出来炫耀，反倒不如抄古诗，能够挖掘到精彩的句子，一样精彩。诗书双璧难能可贵，但要顺其自然。功到自然成。

面对作品，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。梁公幼承家学，得友人襄助而获赠碑帖一篋，展读把玩，心摹手追，窥破门径，进而登堂入室。得益于因缘巧合，受教于于右任先生，言传身教，注重以风骨为上，探寻商彝周鼎，日益精进，古意斑斓。另外，个人醉心何绍基，勤奋临池，于南帖北碑，兼收并蓄。梁公一生历尽沧桑，沉醉于笔墨间，其中有百年的人生阅历和道德文章，经历独特的时代风云，阅尽人间春色，看淡名利荣辱，有一份超凡的自信和定力，故而宠辱不惊。书写此作时虽已是暮年，有苍茫之美，但不见老气，举重若轻，无一懈笔，无一草率，无一颓败，正所谓“天外海风吹海立，浙东风雨过江来”。用笔凝重却又极为轻松，苍劲郁勃而又渊雅隽秀，以南帖化北碑，吸收汉简韵致，按照饶宗颐先生的评价，乃是“抗志于古，吴晋遗范”，见李北海之骨力，亦有刘石庵之墨彩。此等经典，可以养眼、养心。虽可遇而不可求，然而机缘巧合，便能得偿所愿。

东皋印人许容的著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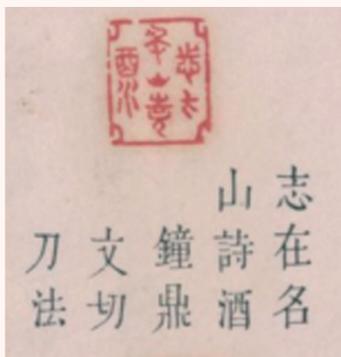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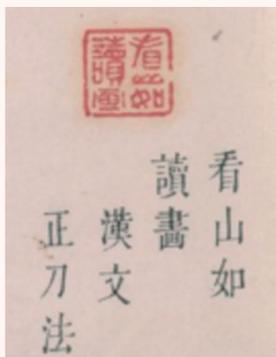
长健

许容，清初篆刻家，如皋人，字实夫，号默公，别号遇道人，东皋印派鼻祖。黄楚桥《东皋印人传》记其才华。他善印工书，在北京时结交大量名人，作画治印，闻名一时。他日后又于福州为官。在其为官生涯中，他因押送物件入京，途中差点不幸淹死。许容为官不顺，不过在篆刻方面很有造诣，传世篆刻、书法理论作品有《榭光楼印谱》《许实夫谱》《篆海破难草》《石鼓文钞》等，其中以《谷园印谱》流传最广，最为有名。此书从康熙年间初印，日后数次增补，直到清末以后，扫叶山房又出版此书。2011年，人民美术出版社又重印了《谷园印谱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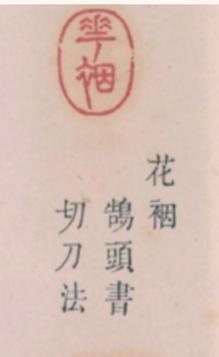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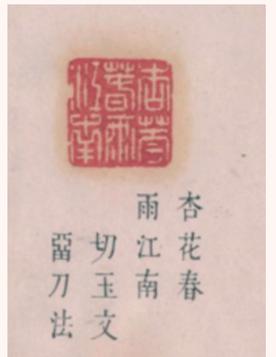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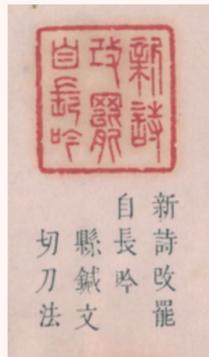


许容篆刻

张晓



许容是东皋印派的创始人。许容曾师从邵潜，苦学六书秘旨。他的白文印师法汉印，中规中矩，印面古朴静雅。朱文擅长多字印，取法明印。许氏刻印，刀法尤其老练，观赏他的篆刻作品，有小篆平刀法、秦文正刀法、汉文正刀法、小篆切到法等。用字方面，成为许容也是东皋印派的败笔：喜好用奇字、生僻字，追求奇特，往往大小篆混用，不符合传统法规。不过整体上来说，许容的篆刻作品很有功力，一直受到金石收藏家的推崇。



我和父亲

杜晓翔



杜晓翔，男，1964年9月出生于如皋市九华镇龙舌村，1982年7月毕业于石庄中学，1988年7月毕业于重庆建筑大学建筑系，同年参加工作于南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至今。获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，高级建筑师，副总建筑师。
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父亲就是一座大山，是我们一家的坚强后盾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农村，生活艰苦，我们家姐弟共三人。爸爸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教书，有时骑着凤凰牌自行车，有时迎着风、冒着雨匆匆地走回家。最让我们姐弟开心的是每次爸爸回来总要带些脆饼、馒头。爸爸还很威严，脾气暴躁，为了不致挨骂挨打，我谨小慎微。爸爸一直为我们操心，操碎了心。他是一名农村小学的语文老师。他从小就热爱美术，所以工作中常常画宣传画。我和哥哥读小学时，爸爸即要求我们学画。农村没有通电，爸爸把煤油灯罩擦得透亮。有时天蒙蒙亮，我和哥哥就从床上被叫起来，坐到桌上学绘画，

教的都是土法，临摹一些英雄人物的白描。爸爸几笔下来就画出活脱脱的英雄。我们怎么也画不像。全国恢复高考后，掀起了一股学习考试的热潮。姐姐参加高考，成为公社唯一被如皋师范录取的学生。爸爸很高兴，及时调整了教育和哥哥的思路，加强了初中的语文、英语、数理化科目的学习。严父严师出高徒，我考上石庄中学。在爸爸的期望和惦念中，我度过了别样的青春。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，哥哥不幸在河里游泳遇难，给家人尤其是爸爸妈妈带来重大的创伤。1988年，我考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，远行求学，爸爸内心不

舍，但从未表露，给予我更多的是支持。大学期间，鱼雁不止，交流不断，家书中的字里行间都是爸爸对我的牵挂和关心。他省吃俭用，冒着寒风，顶着酷暑，在玻璃上绘画，赚点钱，定时寄给我生活费，让我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。

大学毕业，我在南通工作，离家不远，得以经常回家，对父母尽孝。我结婚成家后，爸爸得了一场大病。幸有医生妙手回春，爸爸终于转危为安，生活过得平静又安稳。爸爸妈妈经常到我和姐姐家暂住。

爸爸是性情中人，工作中真诚对待领导和同事，得到众多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。爸爸年轻时就读于如皋师范学校，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，对待工作认真负责，讲课生动活泼，很多学生记忆犹新。爸爸退休后和乡邻及亲戚和睦相处，邻居有什么喜事，他喜形于色，邻居有什么困难，他乐于帮助。经常和邻居唠家常，和睦和睦。

最近几年，年老体弱的爸爸身体每况愈下，经常到南通附院诊疗。晚年的爸

爸，住进了如皋长寿养生园，前年他度过了91岁高寿，是我们一家的欣慰。人间有情天无情，去年春节后爸爸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爸爸平静地走了，走得是那样安详。

爸爸的一生是一个普通教师的一生，是极其平凡的一生，但对我们儿女来说爸爸是伟大的一生，因为他无私的付出和辛勤养育、严格的教育，才有我和姐姐的今天。如今，您不用再为儿女操心了，也不用受病痛折磨了，可以安安静静地睡了。

安息吧，爸爸，儿女永远怀念您！



全国文明城市

如皋欢迎您